

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
“南洋华文文学奖”2008年得主

方修



选集
下册

主编 许福吉

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 “南洋华文文学奖” 2008年得主



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于2007年7月14日成立，配合开幕典礼，学院也成立了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基金，并由内阁资政李光耀先生亲自颁发鸣谢牌匾给捐献10万元以上的乐捐者。

基金成立的目的是为提升新加坡华文的整体资源、教学水平与学术研究，并促进新加坡与世界各地的学术交流，扩大与世界华人、华社的联系、鼓励和推动世界华文文学的创作，以及反映华人社会文化，奖励杰出华文作家，树立艺术典范。

基金设立了“南洋华文文学奖”，两年一届，在全球范围内选出一位杰出的华文作家，奖金四万元，创意奖杯一座，并同时为作家出版代表作品专集。

为弘扬中华文化，推动华文的学习与研究，基金也设立中华语言与文化科研项目，赞助出版与中国语言与文化有关的科研项目。

方修

选集

下册

主编
许福吉

方修

选集

下册

阅 览



八方文化创作室

作 者	方修
主 编	许福吉
企划编辑	潘国驹
责任编辑	何华
封面设计	何美娇
排 版	李丽芳
出 版	八方文化创作室 5 Toh Tuck Link, Singapore 596224 www.globalpublishing.com.sg
联 络	65-6466 5775 支线 424 chpub@wspc.com
印 刷	Mainland Press Pte Ltd
初 版	2009年11月
国际书号	978-981-4261-99-9 (精装)
定 价	S\$68 (上、下两册)
版权所有	© 2009 八方文化创作室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录

- xi • 方修荣获南洋华文文学奖
许福吉
- xiii • 方修获奖评述
- xv • 方修致谢词
- xvii • 代序
——方修作品所展现的本土意识
长河

方修选集——[上册]

辑一 鲁迅研究

- 3 • 知人论世
- 7 • 鲁迅的自嘲诗
- 12 • 鲁迅笔下的林语堂
- 21 • 鲁迅和青年
- 25 • 关于鲁迅的传记
- 29 • 鲁迅的思想
- 34 • 鲁迅的文艺观
- 41 • 鲁迅二三事
- 48 • 鲁迅诗的注析问题
- 52 • 《自由谈》稿费小考
- 56 • 鲁迅撰写的碑文
- 58 • 藤野先生的晚年
- 62 • 关于鲁迅《答徐懋庸》

68 · 鲁迅、长尾景和、归雁诗

77 · 假如鲁迅还活着

辑二 红楼梦研究

83 · 关于《红楼梦》的研究

97 · 曹雪芹与《红楼梦》

112 · 《红楼梦》简说

127 · 曹雪芹佚著《废艺斋集稿》简介

139 · 曹雪芹墓碑的发现

辑三 郁达夫在南洋

147 · 关于悲壮美

149 · 郁达夫遇害事件

156 · 郁达夫留给本地的一笔文学遗产

160 · 《郁达夫佚文集》序

173 · 关于《郁达夫佚文集》

179 · 再谈郁达夫的佚文

189 · 郁达夫与王映霞

——兼谈鲁迅书简

辑四 话说马华新文学

205 · 马华新文学的发展分期

《马华新文学史稿》初版绪言

211 · 马华新文学浅谈

227 · 马华文艺思潮的演变 (1919-1942)

一九六九年一月十九日在星洲中华总商会讲

240 · 中国文学对马华文学的影响

一九七〇年四月五日在新大校外进修班讲

247 · 马华新文学及其历史轮廓

为朝日新闻社《亚洲展望》季刊作

258 · 马华文学的主流——现实主义的发展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六日在新加坡艺术剧场讲

- 268 · 答南方艺术团问
关于战后话剧活动
- 271 · 战后三十年的新马话剧活动
- 287 · 岁暮杂记
- 296 · 关于文艺史料的若干问题
—— 答文卒先生
- 316 · 《马华新文学史稿》英译本序
- 320 · 新华文坛二十五年概述
—— 电台节目主持人陈汉先生来访
- 324 · 关于大英图书馆所藏中文期刊
- 329 · 也谈学习马华文学史
- 339 · 关于新马华文文学大系、文学史稿的若干问题
—— 2000年7月17日在槐华的古典诗歌讲习组上的讲话
- 350 · 陈晴山及《荔》同人

方修选集——[下册]

辑五 书评·序跋

- 361 · 谈《连士升传》二三事
- 364 · 读《论鲁迅修辞》
- 369 · 《乡土》发刊例话
- 371 · 林臻著《杂感八十》序
- 376 · 谈杂文
—— 连奇《小楼随笔》代序
- 383 · 甄供著《蒜苔赋》序
- 390 · 《MD是这样选出来的》序
- 396 · 读《掠过夜空的慧星》
- 402 · 读网雷散文三题
—— 散文集《湖畔晨曲》代序
- 407 · 战后新马文学史大系小说集发布会上的讲话
- 410 · 《新加坡潮籍作家百人集》编辑者言

418 · 《新加坡潮籍作家百人集》编后记

420 · 《重楼诗补》跋

辑六 杂感·随笔

425 · 一页史料史
——《马华新文学史补》前言

436 · 新大所藏旧报章的文学史料价值

446 · 看稿的感想
——在新大中文学会主办文艺创作比赛颁奖礼上讲词

452 · 文艺问题答客问

461 · 谈林语堂

469 · 林语堂的七十自寿词

475 · 鲁迅诗“春时”小探

477 · 郭沫若佚文《刘岩墓志》

480 · 冯伊湄佚作《满江红》

484 · 关于幽默、闲适文风问题
——寄甄供

辑七 回忆·悼念

489 · 忆萧乾

494 · 悼范文澜

496 · 回忆新国民日报

505 · 纪念蕴朗先生
——《血颂》编选散记

513 · 纪念旧同事戴益美先生

521 · 忆方图

529 · 记鲁白野

537 · 关于林连玉

538 · 杏影先生的一封短简

540 · 忆刘抗先生

辑八 诗词

- 545 · 假日偶成
- 546 · 除夕书怀
- 550 · 题学生纪念册
- 551 · 读抗战史话奉和Y君
- 552 · 和高湖君赠句
- 553 · 悼高湖
- 554 · 答沉思先生
- 555 · 蔡元培墓
- 556 · 和李敬持山水画题诗
- 558 · 读《比利自传》
——水调歌头
- 560 · 答寄
- 562 · 再答
- 563 · 赠甄供先生
- 564 · 红学读书记（一）
- 565 · 红学读书记（二）
- 566 · 红学读书记（三）
- 567 · 怀杏影（二首）
- 568 · 题爱薇著《小镇的故事》
- 570 · 题祥雄画集
- 571 · 仙人掌
- 572 · 《椰花鸟》书后
——赠马阳
- 575 · 题许锡勇漫画集
- 578 · 赠李铁学兄（二首）
- 580 · 读《我的丈夫司徒乔》
- 581 · 题画（二首）
- 582 · 赠长谣先生
- 583 · 蛇年话蛇

辑九 访谈录

- 587 · 新马文学史问题访谈录（一）
——答（美国）魏慧、（杭州）戴李黎问
- 599 · 新马文学史问题访谈录（二）
——答（砂劳越留台学生）黄妃问
- 604 · 与方修先生一席谈
爱薇
- 611 · 方修先生谈文学史料的整理
甄供
- 619 · 关于战前的马华文艺
李向
- 634 · 专访新马文学史研究者——方修
（马来西亚）张玉云

辑十 附编

- 643 · 方修——民族魂的拓荒者
欧清池
- 648 · 我眼中的新加坡世界级人才
潘国驹
- 650 · 评《马华新文学史稿》英译本
王赓武作·风沙雁译
- 653 · 一位正直的作家
——记新马华人作家方修
沉思
- 659 · 方修红学的研究
朱卓文
- 662 · 书展里有一座大山
余云
- 665 · “南洋华文文学奖”成立的背景、宗旨与简章
- 667 · 方修简历
- 669 · 方修著作

辑五

书评
·
序跋

谈《连士升传》二三事

厦门大学硕士生高凡小姐，最近出版了她的毕业论文《连士升传》，书中有一小段涉及我的，我看了一两遍，感到有话要说。

高小姐考取的是硕士学位，可是，我看她的论文，倒好像是高中状元的样子。她出口就骂那些跟她意见不同的人为秀才，这表示她官路亨通，而秀才们没有长进。我和她也有一点意见相左，所以，也被她置于秀才之列。

高小姐说，她所指责的我的话，是引自拙著《马华新文学大系·战后（7）散文一集》的导言。这使我有点佩服她收集资料的功夫。《马华新文学大系·战后》这一套书，因为出版社内部的问题，没有编完，十册只出版了四册，《散文一集》就是其中一册。这些书，印数很少，现在已经绝版了。高小姐能够得到一册散文选，是相当难得的。好在我手头也有同样的一册散文选，可以拿来和高小姐的引文对照，以防高小姐抄书抄歪了，变成胡言乱语，我却有话好说。

下面谈的大多数是有关抄书的话。拙著批评连士升的文章内容贫弱，跟时代思潮差距甚大。到了高小姐的引文，就变成“落差甚大”。差距和落差这两个词差不多是同义语，没有什么不同，所以改为“落差”也不算错。问题是我的批评连士升，并不是空口说白话，而是抄了一段连士升的文章为证的。那篇文章的题目是《略述左宗棠》。文章表扬左宗棠的所谓“旋转乾坤的大事业”，就是替满清政府剿灭了太平军。这一段文章约有三几百字，高小姐对此视而不见，没有反应，不知道是因为什么？

· 为什么呢？她自己不透露，只好由我来替她说明。这完全显示她不喜欢太平军，认为太平军反抗官府，罪该万死，剿灭他们是理所当然，不在话下的。这只要看看高小姐在著作中，不断地痛骂唱反调的人，就知道了。太平军对抗清政府，不正是大唱反调吗？

拙著说，随着读者认识的提高，连士升著作的读者逐渐减少。高小姐好像很不满意这话，她把读者认识的提高这句话，改为中文水平的提高。把读者认识的提高，说成华人社会中文水平的提高，可谓歪曲得离谱。

首先是牛头不对马嘴。我说读者认识的提高，是一码事，她说华社读者中文水平的提高，是另一回事，两者迥然不同。以高小姐这么一位“学问基础”没有“局限”的才女，对这两件不同的事情是不应该不懂得其间差别的。

其次，她的歪曲，可说是在胡闹。她说五六十年代的华社中文水平比七八十年代不知要高多少倍。她忘记了自己的高中状元，就是七八十年代以后的事情。

我批评连士升，主要是在他表扬左宗棠替满清政府剿灭太平军。对此，高小姐完全没有反应，始终不理不睬，另一方面却避重就轻，推出马夫之的什么养鸟消闲的论调来，说是受到我的影响。这怎么可能呢？我谈的是太平军的问题，马夫之谈的是连士升很高兴看到青年人拿着鸟笼到茶楼酒肆品茗论鸟，这哪里有一点谁影响谁的影子呢？

高小姐也许要说，我谈时代思潮，马夫之也谈时代思潮，所以说是受我的影响。其实，这完全不成理由。时代思潮是个普通词语，谁都可以说，很多人都在说。我的话跟马夫之的话可谓南辕北辙，两不相涉。

马夫之已经去世多年，我从来不认识他。高小姐提到的他的著作，我也没有看过。我们两人各讲各的，我谈的是太平军问题，他

谈的是养鸟消闲的论调，两者永远挂不上钩，也没有谁影响谁的迹象。

总之，在这一点上，我跟高小姐是扯不下去了。我只好送高小姐一首打油诗，以作为这一次论争的结束。诗是关于太平军的，也是写来送给高小姐的。诗云：

公然唱反调，
该死太平军。
弘扬新歪理，
高凡称元勋。

2008年4月1日

读《论鲁迅修辞》

泛读了一遍林万菁先生的力作《论鲁迅修辞：从技巧到规律》，正想写一点读后感之类，却在报刊上看到子迅先生的长篇书评。子迅先生的书评写得深透、全面，我的意见虽然和他相近，可没有能力写出他这么好的文章来。而且许多话子迅先生已经说过了，我也不必加以重复。现在谈的只是一两点零碎的感想——当然也还可能和子迅先生的话略为重复的地方。

无疑的，鲁迅文章的修辞确有一种不十分定型的独特的规律——曲逆律。这是万菁先生研究鲁迅的修辞技巧的一个可贵的发现。“曲逆律”这个术语很有创意，也更能说明鲁迅的文字的风格；比起向来人们所谓的“曲笔”之类，它有着更深的内涵，更广的外延。

但我觉得鲁迅修辞的曲逆律，表现在词汇方面似乎没有句法方面来得更有个人的特色。二三十年代，中国的现代白话语文正处在发展形成的阶段，许多词语都还没有规范化。譬如“批判”与“批评”、“发达”与“发展”（发达史、发展史），意思差不多是一样的。因而一般作家的遣词用字，会比较随意些。单就“倒词”来说，某一些词究竟怎样才是正规写法，怎样算是倒词，那时候的人恐怕还没有一个比较确定的标准。作家们对于若干复词，两个音节颠来倒去地混杂使用，是相当普遍的现象。譬如：积累、累积，继承、承继等都是。又如“弱小民族”，更有人常常写成“小弱民族”。茅盾1922年致王志刚的信就说：“至于论到小弱民族的作品一段话，我们的意见和先生完全不同……”他们这样写未必会认

为“小弱”是“弱小”的倒词；甚至“弱小”和“小弱”这两个词究竟哪一个在作家们的笔下最先出现，不搞一点小考证，也还是难说得很。

在同时代的一般作家中，鲁迅可说是特别有意识地在讲究倒词、使用倒词的。所以万菁先生特辟“倒词”一节，详加论述。但鲁迅在这方面也不可能太过超越时代。就万菁先生所举的一些例子看来，好像还可以分为两种情形。其中有的倒词，确是有意异乎顺直，追求某一修辞目的，甚且在意义上显得更加精当的。但有一部分似乎就没有什么深意，同时代的其他作家也常有同样写法的，因而与其视为鲁迅修辞的曲逆律的表现，毋宁说它们是更加地反映了当时一般词汇的未定型的、不稳定的现象，体现了现代汉语在发展过程中的时代特色。

以“演讲、讲演”一例而论，这两个词的混用，在当时是十分的平常，而且用“讲演”的还几乎多过于“演讲”。如茅盾的书简：“我想北京一定可以举行一个讲演会（北京人也多些），就把讲演稿作为讲义，分发远处，似尚易行。”（1921年致周作人）直到相当后期，中国的出版界还不时有《××讲演集》之类的印行，内容都是收录一些演讲词的。

再说“诅咒、咒诅”、“忌讳、讳忌”诸词，则不但同时代的作家正反并用，殊无定格，即使到了八十年代的今天，现代汉语算是充分规范化了，它们的用法似乎也还没有完全固定下来。我们经常可以发现某些作家的文章里面，有时用“诅咒”、有时用“咒诅”；有的地方用“忌讳”，有的地方则用“讳忌”，而且看来也不是为了助其文气的峭拔有力或声调的清顺好读。

“魂灵”一词，鲁迅用起来倒是有点注重曲逆的效果。不过这个词在鲁迅以前就已经有人使用了。如黄遵宪的诗：“母在婆最怜，刻不离左右；今日母魂灵，得依太婆否？”二三十年代的作

家，也有“灵魂”、“魂灵”两者兼用的，不像目前这样全是“灵魂”的一统天下，“魂灵”就显然成了“倒词”了。

比起词汇方面来，鲁迅在句法上所表现的修辞的曲逆意味，个人的特色便鲜明得多了。这儿只想谈谈鲁迅常用的一种句法——倒装句（这个分类法与名称只是我自己由上文所说的“倒词”问题连类而及、设想出来的，并不一定符合修辞学上的严格定义。）

鲁迅的这类“倒装句”，可说是完全曲逆化，最明显地异乎顺直，一看就知道是鲁迅的笔法，几乎只此一家，别无分号。诸如：

“我毫无顾忌地说话的日子，恐怕要未必有了吧。”

（《写在〈坟〉的后面》）

“全体已请医生查过，他说我要死的样子一点也没有。”

（致萧军萧红信）

这类句法是真正的、独特的鲁迅风，同时代的作家很少这样写，后起的作家采用这样句型的更为罕见。难怪萧军和萧红后来回忆当年接读鲁迅信件的情景，说他们看到“他（医生）说我要死的样子……”这几个字的时候，两个人都给吓了一跳。

鲁迅这种“倒装句”——或者说有点倒序意味的写法，不止用于一些短句，同时也常常用于文章中某些段落。譬如大家所熟悉的《忆韦素园君》中的一段就是——

“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击和被冷落，一瞑之后，言行两亡，于是无聊之徒，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炫，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沽名获利之具，这倒是值得悲哀的。”

这一段文字，如果由一般人来写，我想会是这样一种比较顺直的句式：“文人的遭殃、悲哀，不在生前的被攻击和被冷落，而是

一瞑之后，言行两亡，……连死尸也成了他们沽名获利之具。”这是现代汉语的普通句式。

为什么鲁迅长于写这一类十分曲逆化的句法呢？我以为这和他本人的多读古书、旧学根底深厚是分不开的。因为古汉语中这类曲逆化的句法非常普遍，是鲁迅在铸词炼句上取之不尽、无比丰富的知识宝库。

你看古人把这类句法运用得多么熟练与灵活：

- 久矣！夷狄之为患也。（《史记·匈奴传》）
- 自书典所记，未之有也。（《后汉书·张衡传》）
- 君亡之不恤，而群臣是忧，惠之至也。（《左传·禧公十五年》）
- 敝国虽贫，寡人节衣食之用，积金钱，修兵革，聚谷食，夜以继日，三十余年矣。（《史记·吴王濞传》）

鲁迅正是汲取了这种今天看来颇为异乎顺直的古文句式的精华，加以熔铸提炼，运用到现代语体文的写作技巧上来，使到自己的文章多姿多采，曲逆有致，在行文上极尽起伏变化的能事。

正如鲁迅所使用的具有曲逆性的词汇，并不限于“倒词”一种，他所写的显得曲逆化的句法，也非仅仅这里提到的“倒装句”一项，而是多种多样，可以分门别类来比较分析的。例如《再论文人相轻》的结尾的几句，就是属于另一类很别致的曲逆句子——

“他（文人）得像热烈地主张着所是一样，热烈地攻击着所非；像热烈地拥抱着所爱一样，更热烈地拥抱着所憎——恰如赫尔库莱斯的紧抱了巨人安太乌斯一样，因为要折断他的肋骨。”

“更热烈地拥抱着所憎”？正面词汇配搭到反面事物上去，简直是匪夷所思，毫无道理，“不通”之至。文章写到这儿，眼看已